

自由·深

纳兰思咏

方文远 编选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自由·深
纳兰思咏

方文远 编选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目 录

- 梦江南（江南好）/009
- 梦江南（昏鸦尽）/009
- 如梦令（正是辘轳金井）/011
- 江城子·咏史（湿云全压数峰低）/011
- 采桑子（谁翻乐府凄凉曲）/012
- 采桑子（那能寂寞芳菲节）/012
- 采桑子（冷香萦遍红桥梦）/013
- 采桑子·九日（深秋绝塞谁相忆）/013
- 采桑子（非关癖爱轻模样）/014
- 采桑子（谢家庭院残更立）/014
- 采桑子（而今才道当时错）/015
- 点绛唇（一种蛾眉）/016
- 点绛唇·黄花城早望（五夜光寒）/016
- 浣溪沙（残雪凝辉冷画屏）/017
- 浣溪沙（伏雨朝寒愁不胜）/017
- 浣溪沙（欲寄愁心朔雁边）/018
- 浣溪沙（谁念西风独自凉）/018
- 浣溪沙（十八年来堕世间）/019
- 浣溪沙（身向云山那畔行）/019
- 浣溪沙·古北口（杨柳千条送马蹄）/022
- 浣溪沙·小兀喇（桦屋鱼衣柳作城）/022
- 风流子·秋郊即事（平原草枯矣）/023
- 画堂春（一生一代一双人）/023
- 蝶恋花（辛苦最怜天上月）/024
- 蝶恋花·散花楼送客（城上清笳城下杵）/024
- 蝶恋花·出塞（今古河山无定据）/025
- 河传（春残）/026
- 落花时（夕阳谁唤下楼梯）/026
- 金缕曲·赠梁汾（德也狂生耳）/027
- 金缕曲·姜西溟言别，赋此赠之（谁复留君住）/028
- 金缕曲·简梁汾（洒尽无端泪）/029

金缕曲（生怕芳樽满）/032
金缕曲·愁西溪（何事添凄咽）/033
金缕曲·亡妇忌日有感（此恨何时已）/034
红窗月（燕归花谢）/035
荷叶杯（帘卷落花如雪）/035
荷叶杯（知己一人谁是）/038
长相思（山一程）/038
山花子（风絮飘残已化萍）/039
山花子（欲话心情梦已阑）/039
菩萨蛮（朔风吹散三更雪）/040
菩萨蛮（新寒中酒敲窗雨）/040
琵琶仙·中秋（碧海年年）/041
秋水·听雨（谁道破愁须仗酒）/042
临江仙·寒柳（飞絮飞花何处是）/042
鬓云松令（枕函香）/043
于中好（别绪如丝睡不成）/044
百字令（人生能几）/045
东风齐著力（电急流光）/046
减字木兰花（相逢不语）/046
减字木兰花（从教铁石）/047
减字木兰花（断魂无据）/047
减字木兰花·新月（晚妆欲罢）/048
少年游（算来好景只如斯）/048
好事近（何路向家园）/049
山花子（林下荒苔道韞家）/049
如梦令（万帐穹庐人醉）/052
相见欢（微云一抹遥峰）/052
送荅友（人生何如不相识）/053
金陵（胜绝江南望）/054
岁晚感旧（时序忽云暮）/054

“自由·深”命题

人类缓步至今，其智慧已经足以领悟，自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“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然而，自由却是人性与生俱来的一部分（即所谓“生而自由”），我们从未得到自由，也从未停止过对自由的追寻，为爱追寻，为美追寻，为数十载短暂的人生追寻。

而追寻自由，也使我们更懂得爱，懂得美，懂得充实每一个短短的日子。

是自由，使我们向自己生命的深处走去。

生在尘世，也许我们终究无法给自己一个“自由身”，生活的维度是无数矛盾交错的困境，但至少，我们能放任自己向心灵的深处探寻，去寻得那一片真，一片广阔无垠的“自由深”。

这就是精神的自由。当你仍走在求索的道路上，你的心必然已远远向那里飞去；即使被重重的现实阻滞，也并不代表你不能放飞自己的心灵；如果幸运地，你已然获得，但这并不是终点，前方仍然有无限广阔的天地。

向往自由的人，是永远将自己的生命向更深处开拓。而越是开拓，也越是能照见自己，从而照见折射在自己心中的世界。

自由与深刻，就这样在精神的生命里相扶相依。愈体会，愈久远。

“自由·深”系列诗文选本，择取的即是走在我们之前的，那些勇于寻求自由、追求生命深度的伟大的人们，留下的一些言语。它们像经验，像路标，指示着人生路途中的种种艰难、困顿与迷离；也像一树繁花，舒展出几经探寻思索之后，那片豁然开朗的光景。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固然不同，而相似的，则是对自我、对世界的自觉意识与关注，对爱、对美、对一切关乎人性自由的，永不止步的追寻。而这也是与我们每个人灵犀相通的地方。

所以，在这些不朽的句子里，或许你会欣然发现，自己也曾经走过的那个路口，发现一段同行的足迹。诗后的短短的评笺，也会简明地提示你。而如若你通过它找到了自己的路，攫取瞬间的灵光，收获了独到的感悟，就可以写在书后的札记里，那片小小的空白，是你与先哲的心灵辉映、共舞的无限天地。

“当你不再拥有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”，如果你还不能拥有，至少让自己的心，先到达那里。

在寻求自由的美妙过程里，愿这些小札能与你一路相随。

《纳兰思咏》导读

纯任性灵，纤尘不染

他是中国词史上的一瞬花火，一段传奇，短暂而绚丽。

纳兰性德（1655-1685），原名成德，避皇太子允礽讳改名，字容若，小字冬郎，号楞伽山人，满清正黄旗。他拥有显赫的家世：父亲纳兰明珠，累迁武英殿大学士、太子太师，权倾朝野；母亲罗氏，一品夫人，清朝开国君主努尔哈赤的嫡孙女。可是，家世显赫、官至一等侍卫的他却“惴惴有临履之忧”，超然于仕途世事，“外无扫门望尘之谒，内无裙屐丝管呼卢秉烛之游”，惟愿游情艺林，恰是应了他那诗意至极的名字。难怪梁启超说他“有他特别的性格”，“就寻常人眼光看来，他应该没有什么不满足，他不晓得为什么总觉得他所处的环境是可怜的。……批评这个人，只能用两句旧话说：‘古之伤心人，别有怀抱’。”业师徐乾学叹其“以豪迈挺特之才，勤勤学问，生长荣闾，澹于荣利”。

尘世樊笼，他却以至情至性幻化羽翼翱翔天际，挥洒生命，纤尘不染。扬“踏浪惊呼，任将蠹测笑江湖。沐日光华还浴月，我欲乘桴”之豪迈，怀“竟须将，银河亲挽，普天一洗”之抱负，抱“桦屋鱼衣柳作城，蛟龙鳞动浪花腥。飞扬应逐海东青”之志向，哀“一抹晚烟荒戍垒，半竿斜日旧关城。古今幽恨几时平”之惆怅，悲“古戍烽烟迷斥堠，夕阳村落解鞍鞚。不知征战几人还”之无常，叹“须知今古事，棋枰胜负，翻覆如斯。叹纷纷蛮触，回首成非。胜得几行青史，斜阳下，断碣残碑。年华共，混同江水，流去几时回”之兴亡，嶽崎磊落、侠肠俊骨，不啻东坡、稼轩，是他；看“有个盈盈骑马过，薄妆浅黛亦风流。见人羞涩却回头”之娇嗔，记“笑卷轻衫鱼子缬，试扑流萤，惊起双栖蝶”之柔媚，惜“待将低唤，直为凝情恐人见。欲诉幽怀，待过回阑叩钗”之情深，忆“绣榻闲时，并吹红雨，雕栏曲处，同倚斜阳”之温

馨，思“被酒莫惊春睡重，赌书消得泼茶香”之家常，难解“蝶梦百花花梦蝶，几时相见，西窗剪烛，细把而今说”之萦挂，情韵婉丽、情深一往，可媲后主、小山，也是他。

美人飞花，烟雨江南，春逝秋至，都在他笔下染了情，通了性，无怪纳兰与朱彝尊、陈维崧并列清词三大家，而方家独评“容若以情胜”，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赞其“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……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。”“国初第一词人”、“凄婉不可卒读”、“哀感顽艳，得南唐二主之道”、“欹崎磊落，不啻坡老、稼轩”、“重光天籁，恐非人力所能及”，美誉之词不绝于世。情之于他，是一种不死的欲望，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。

他纯任性灵，却并不是无节制的投注感情，无反省的宣泄情绪。挚友顾贞观谓其“以风雅为性命，以朋友为肺腑，以道义相砥砺，以学问相切磋”；深爱之人离去，他期盼着九泉之下可以鸿雁传情，辗转着忍听湘弦重理，奢望他生再结知己，却又忧心“两人俱薄命，再缘慳、剩月零风里”，为彼此带来痛苦。他的纤美柔善让他因敏感而矜慎，因和柔而巽顺，情也因之更为动人。

从《侧帽》到《饮水》，从“功名垂钟鼎，丹青图麒麟”的踌躇满志、在春日中优游自赏的风趣转变成甘苦自知、悲喜难言，他的乐府小令，散璧零玑，字字可宝。于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，那些性情文字被无数次低吟轻唱，他的形象就如同恍惚了岁月的飞檐，于迷蒙雾霭中翘起一角，青衣白衫，宝铎玉骢，手握书卷，飘逸卓然。

他不愿苍老，仅在人间停留三十年就匆匆离去，始终纯任性灵追逐自由，始终用一颗纤尘不染的心面对人世的荒芜。

梦江南

江南好，怀古意谁传。
燕子矶头红蓼月，乌衣巷口绿杨烟。风景忆当年。

浅笺：流动着四季的遐想，沉淀着历史的兴亡，一隅江南冻结了中国文人千古的迷梦。缠绵的烟雨，纠结的思念，一叶乌篷，一盏渔火，一张温柔的脸，是我们年少流连的江南。

梦江南

昏鸦尽，小立恨因谁。
急雪乍翻香阁絮，轻风吹到胆瓶梅。心字已成灰。

浅笺：她离开后的江南，不复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艳媚，暖春黄昏犹如秋暮孤寂，柳絮翩飞仿佛冬雪清冷。不知该慨叹还是庆幸，生命中总难免那么一段多情深情的曾经，别离的哀伤能让整个世界在蓬勃的春天凋敝，只因心香焚尽，心字成灰。



如梦令

正是辘轳金井，满砌落花红冷。
蓦地一相逢，心事眼波难定。
谁省，谁省。从此簾纹灯影。

浅笺：少年天真无邪的初见，总是无端地美好如画：
雕栏金井，落花满阶，眼波流转，心事难掩。
然世间多少相逢，猜到了开始，却猜不中结局。
如花的年纪，如梦的邂逅，却空余簾纹灯影。
那些遥远得仿佛相隔整个世纪的青涩、忐忑、
甜蜜、哀愁，静静在荒芜心底埋藏。

江城子·咏史

湿云全压数峰低，影凄迷，望中疑。
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。
若问生涯原是梦。除梦里，没人知。

浅笺：庄生晓梦迷蝴蝶，容若梦魂遇巫山。容若凭
慷慨的气魄俯察世代的更迭，江山历史的浩漫
与个体人生的微茫交错。而历史如烟，生涯若
梦，在琐碎残酷的现实现世，不论怎样经营都
辜负了人生，何妨梦得放肆洒脱、诗意纵横。

采桑子

谁翻乐府凄凉曲，风也萧萧，雨也萧萧。瘦尽灯花又一宵。
不知何事萦怀抱，醒也无聊，醉也无聊，梦也何曾到谢桥。

浅笺：几个世纪前的深夜，一盏明灭的灯花瘦尽昭示着那些萦绕的心事、注解着空逝的良宵。如今彻夜长明的炽光灯下，黑夜抽象得只剩一个概念，相似的只有那些无以释然的心结。而当无论清醒、迷梦都无法挣脱现实的枷锁，脉脉的温情都无以期待，人生的无趣与无奈是如此的触目惊心。

采桑子

那能寂寞芳菲节，欲话生平，夜已三更。一阙悲歌泪暗零。
须知秋叶春花促，点鬓星星，遇酒须倾。莫问千秋万岁名。

浅笺：岁月如白驹过隙呼啸而去，平庸的人生，往往只是虚掷了时光，徒增了白发。从魏晋阮籍、刘伶的嗜酒如命到李白的“但愿长醉不复醒”，功成名就，千秋万岁，都难抵一个放纵的现在、一场肆意的人生，杯中有酒就干了吧！

采桑子

冷香萦遍红桥梦，梦觉城笳。月上桃花，雨歇春寒燕子家。
箜篌别后谁能鼓，肠断天涯。暗损韶华，一缕茶烟透碧纱。

浅笺：红桥、明月、桃花、春雨、茶烟、碧纱，红得浓艳、
亮得清澈、绿得剔透，分明是年少的玲珑印象。折
陨的是韶华，那些明亮的青春，那些深挚的悲喜，
永远有力量穿透时光的迷雾，永不磨灭。

采桑子·九日

深秋绝塞谁相忆，木叶萧萧，乡路迢迢。六曲屏山和梦遥。
佳时倍惜风光别，不为登高，只觉魂销。南雁归时更寂寥。

浅笺：只要在一起，落叶萧条的深秋，乡路迢迢的边塞，
风光也别样旖旎；别离后，即使是南雁归来的暖
春，也无法消减孤独的冷清寂寥。相爱了，才会明
白，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去哪里、做什么，而是和她
在一起。

采桑子·塞上咏雪花

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，别有根芽。不是人间富贵花。
谢娘别后谁能惜，飘泊天涯，寒月悲笳。万里西风瀚海沙。

浅笺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是南方飞雪的轻盈飘摇，北方的雪总是姿态肆扬，铺天盖地。漫天雪花飞舞，白雪拥抱着浩瀚黄沙，江南的缠绵早已渺远不见，寒月悲音，漂泊天涯，凭添几分壮阔。几经历练的冰洁，才能超脱不谙世事的天真，蕴示着坚定与执着，倔强地昂首于争妍的繁花。

采桑子

谢家庭院残更立，燕宿雕梁。月度银墙，不辨花丛那辨香。
此情已自成追忆，零落鸳鸯。雨歇微凉，十一年前梦一场。

浅笺：无法入睡之际，他伫立在曾经与恋人共立的庭院，追忆那些早已渺茫的喜悦悲苦；微凉的雨夜，月光、花香、燕宿雕梁，物是人非，更添回忆的凄冷。匆匆流年，蓦然回首，各自零落天涯，再不见灯火阑珊处的等候。不是所有的相爱都可以相守，沧海桑田，有些人，一旦错过就不再。

采桑子

而今才道当时错，心绪凄迷，红泪偷垂。满眼春风百事非。
情知此后来无计，强说欢期，一别如斯。落尽梨花月又西。

浅笺：明知此后相会无期，却偏强说能够欢聚。春色满园又如何，凄迷垂泪的人满眼只见梨花落尽、明月归西的落寞。年少轻狂，常常狂妄得仿佛全世界都可以为自己改变，却不知往往一别，就足以错过今生。不是所有的分离都可以欢聚，永难相见的哀伤之下，只能凝泪、沉默、回忆。



点绛唇

一种蛾眉，下弦不似初弦好。庾郎未老，何事伤心早。

素壁斜辉，竹影横窗扫。空房悄，乌啼欲晓，又下西楼了。

浅笺：敏感的心，并不一定要苍老才懂得感慨。同样是残月，也能从中分辨悲喜，趋向圆满，带来的是希冀，归于湮灭，带去的是惆怅。素壁清辉，竹影横斜，寂寂空房，无数次彻夜不眠看日出天光，月下西楼已是了然于胸的熟稔，最平淡的言辞描摹最平淡的景象，却叙说着最浓厚的深情。

点绛唇·黄花城早望

五夜光寒，照来积雪平于栈。西风何限，自起披衣看。

对此茫茫，不觉成长叹。何时旦，晓星欲散，飞起平沙雁。

浅笺：茫茫白雪，掩埋了一切的沟壑、污浊与纷繁；天地豁然寥廓，引生无限感慨。西风呼啸而过，你是否也曾梦醒于黎明之前的黑暗，期待着繁星隐退、天光初现的那一刻，广漠沙原沉寂的雁群冲天而起，矫峻的光影照亮辽远广袤的苍穹。